

荡寇志

中国古典小说名著【导读本】

◎俞万春 著



下

时代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荡寇志 / (清) 俞万春著. —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2. 1

ISBN 7-5387-1608-4

I. 荡寇志… II. 俞… III. 章回小说—中国—清代
IV. I242. 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1) 第 096041 号

荡寇志

作 者: [清] 俞 万 春

责任编辑: 刘德来

责任校对: 刘德来

装帧设计: 龙 龙

出 版: 时代文艺出版社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邮编: 130021 电话: 5638648)

发 行: 时代文艺出版社

印 刷: 北京市书林印刷厂

开 本: 850×1168 毫米 32 开

字 数: 734 千字

印 张: 20.875

版 次: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3 年 1 月第 2 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7-5387-1608-4/I·1541

定 价: 46.00 元(上、下册)

目 录

第 一 回	猛都监兴师剿寇	宋天子训武观兵	(1)
第 二 回	女飞卫发怒锄奸	花太岁痴情中计	(14)
第 三 回	北固桥郭英卖马	避邪巷希真论剑	(21)
第 四 回	希真智斗孙推官	丽卿痛打高衙内	(30)
第 五 回	东京城英雄脱难	飞龙岭强盗除踪	(39)
第 六 回	九松浦父女扬威	风云庄祖孙纳客	(50)
第 七 回	皂荚林双英战飞卫	梁山泊群盗拒蔡京	(63)
第 八 回	蔡京私和宋公明	天彪大破呼延灼	(76)
第 九 回	蔡太师班师媚贼	杨义士旅店除奸	(85)
第 十 回	高平山腾蛟避仇	郛城县天锡折狱	(92)
第 十 一 回	张谠智稳蔡太师	宋江议取沂州府	(100)
第 十 二 回	宋江焚掠安乐村	刘广败走龙门厂	(108)
第 十 三 回	云天彪大破青云兵	陈希真夜奔猿臂寨	(117)
第 十 四 回	苟桓三让猿臂寨	刘广夜袭沂州城	(127)
第 十 五 回	云总管大义讨刘广	高知府妖法败丽卿	(140)
第 十 六 回	女诸葛定计捉高封	玉山郎请兵伐猿臂	(149)
第 十 七 回	陈道子夜入景阳营	玉山郎赘姻猿臂寨	(160)
第 十 八 回	演武厅夫妻宵宴	猿臂寨兄弟归心	(169)
第 十 九 回	陈丽卿力斩铁背狼	祝永清智败艾叶豹	(179)
第 二 十 回	陈道子草创猿臂寨	云天彪征讨清真山	(190)
第 二 十 一 回	傅都监飞锤打关胜	云公子万弩射索超	(200)
第 二 十 二 回	梁山泊书讽道子	云阳驿盗杀侯蒙	(210)
第 二 十 三 回	张鸣珂荐贤决疑狱	毕应元用计诱群奸	(220)
第 二 十 四 回	司天台蔡太师失宠	魏河渡宋公明折兵	(229)
第 二 十 五 回	陈道子炼钟擒巨盗	金成英避难去危邦	(238)
第 二 十 六 回	凤鸣楼纪明设局	莺歌巷孙婆诱奸	(249)
第 二 十 七 回	阴秀兰偷情酿祸	高世德纵仆贪赃	(257)
第 二 十 八 回	豹子头惨烹高衙内	笋冠仙戏阻宋公明	(266)
第 二 十 九 回	礼拜寺放赈安民	正一村合兵御寇	(276)
第 三 十 回	童郡王饰词谏主	高太尉被困求援	(284)
第 三 十 一 回	猿臂寨报国兴师	蒙阴县合兵大战	(292)

第三十二回	金成英议复曹府	韦扬隐力破董平	(300)
第三十三回	高平山叔夜访贤	天王殿腾蛟诛逆	(309)
第三十四回	宋公明一月陷三城	陈丽卿单枪刺双虎	(318)
第三十五回	云天彪收降清真山	祝永清闲游承恩岭	(326)
第三十六回	魏辅梁双论飞虎寨	陈希真一打兗州城	(335)
第三十七回	东方横请玄黄吊挂	公孙胜破九阳神钟	(345)
第三十八回	真大义独赴甄山道	陈希真两打兗州城	(353)
第三十九回	吴加亮器攻新柳寨	刘慧娘计窘智多星	(362)
第四十回	祝永清单人卖李谷	陈希真三打兗州城	(370)
第四十一回	陈义士献贼归诚	宋天子诛奸斥佞	(378)
第四十二回	徐槐求士遇任森	李成报国除杨志	(388)
第四十三回	白军师巧造奔雷车	云统制兵败野云渡	(397)
第四十四回	宋江攻打二龙山	孔厚议取长生药	(405)
第四十五回	高平山唐猛擒神兽	秦王洞成龙捉参仙	(413)
第四十六回	陈念义重取参仙血	刘慧娘大破奔雷车	(422)
第四十七回	云天彪进攻蓼儿洼	宋公明袭取泰安府	(432)
第四十八回	陈总管兵败汶河渡	吴军师病困新泰城	(442)
第四十九回	徐虎林临临玉麒麟	颜务滋力斩霹雳火	(452)
第五十回	徐青娘随叔探亲	汪恭人献图定策	(461)
第五十一回	六六队大攻水泊	三三阵迅扫头关	(471)
第五十二回	吴用智御郛城兵	宋江奔命泰安府	(481)
第五十三回	东京城贺太平诛佞	青州府毕应元荐贤	(491)
第五十四回	汶河渡三战黑旋风	望蒙山连破及时雨	(500)
第五十五回	陈丽卿弓箭射花荣	刘慧娘纵火烧新泰	(509)
第五十六回	凌振舍身轰郛县	徐槐就计退头关	(518)
第五十七回	哈兰生力战九纹龙	庞致果计擒赤发鬼	(527)
第五十八回	水攻计朱军师就擒	车轮战武行者力尽	(536)
第五十九回	吴用计间颜务滋	徐槐智识贾虎政	(545)
第六十回	丽卿夜战扈三娘	希真昼逐林豹子	(553)
第六十一回	云天彪旗分五色	呼延灼力杀四门	(563)
第六十二回	徐虎林捐躯报国	张叔夜奉诏兴师	(572)
第六十三回	冲头阵王进骂林冲	守二关双鞭敌四将	(582)
第六十四回	沉螺舟水底渡官军	卧瓜锤关前激石子	(590)
第六十五回	鲁智深大闹忠义堂	公孙胜摄归乾元镜	(598)

第六十六回	宛子城副贼就擒 忠义堂经略勘盗·····	(606)
第六十七回	夜明渡渔人擒巨魁 东京城诸将奏凯捷·····	(614)
第六十八回	献俘馘君臣宴太平 溯降生雷霆彰神化·····	(622)
第六十九回	云天彪进春秋大论 陈希真修慧命真传·····	(631)
第七十回	避邪巷丽卿悟道 资政殿嵇仲安邦·····	(640)
结 子	牛渚山群魔归石碣 飞云峰天女显灵踪·····	(649)

第三十三回

高平山叔夜访贤 天王殿腾蛟诛逆

却说张叔夜字嵇仲，名臣张耒^①之孙也。父母生他时，曾梦见张道陵天师送一粉团玉琢的婴孩到家，吩咐道：“此乃雷声普化天尊座下大弟子神威荡魔真君。吾于玉帝前哀求，请他下凡，为吾耳孙^②。日后统领雷部上将，扫荡世上妖魔，大昌吾宗，汝等不可轻视。”父母领诺。醒来便生下叔夜，满室异香，经日不散。长大来，八尺身材，貌若天神，博览群书，深通兵法，猿臂善射。因其祖父侍中张耒，历任建功，谨敏称职，天子大悦，荫锡其一子一孙，皆令叙职，嵇仲因此得为甘肃兰州录事参军。因平羌有功，升陈留县知县，随升知州。历任舒州、海州、泰州三处，大有政声，民心感戴，又加户部员外郎衔，升开封府少尹。又因召试制诰，赐进士出身，迁右司员外郎。

那时已是蔡京当朝，奸党盛满。嵇仲有个堂弟双名克公，正做御史中丞，为人刚正不阿。那日在天子前极论蔡京过恶，天子大怒，朝中人无不替克公捏把汗。克公面不改色，只是极口争论，天子改颜动听，便训责了蔡京。蔡京恨极，便诬陷了克公一个罪名，把克公削职为民。蔡京兀自气不平，更寻事到嵇仲身上，将嵇仲也贬了监西安草场。不上半年，却得种师道极力保举，嵇仲又起为秘书少监，随升擢中书舍人、给事中。种师道知其非凡，在官家前一力举荐，直升到礼部侍郎。自种师道征辽后，蔡京又寻出嵇仲的事来，贬嵇仲仍为海州知州。

原来海州系嵇仲曾做过的，这番再来莅任，海州城里城外，一声哄传：“张太爷重复来了！”登时阖州绅耆军民，老老幼幼，一齐都到境上焚香迎接。嵇仲进了州衙，那班百姓兀自磕头不迭。嵇仲升厅，便问众父老疾苦。数内一老乡绅禀道：“往年相公抚临本境，那时众民听得邻境东抢西劫，本境却安然无事，只道分所应得。谁知相公去后，本境渐渐不安。近有一伙江州贼徒时常来烦恼村坊，弄得百姓们朝暮不得安息，众百姓方才记起相公。那知今日相公重复转来，真是天可怜见，来保佑我们也。”嵇仲叹道：“本州在中途已听得这信息，正忧得你们苦。”便唤过左右捕役来，备问了江贼的细底，便对众百姓道：“你等且归，明日本州便为尔等除患。”众百姓涕泣感恩而出。

到了次日，官眷都到，嵇仲便唤两个儿子来谕话。原来嵇仲有两个儿子，长

① 耒(qí, 音齐)。

② 耳孙——远代孙。

名伯奋，次名仲熊，都是天生英雄，才力过人。那伯奋生得额阔腮方，剑眉插鬓，瞳神闪闪有光，声如洪钟，使两柄赤铜溜金大瓜锤；那仲熊生得虎头燕额，颧方耳大，面如冠玉，唇若涂朱，使两口旋风雁翎刀；端的品貌非凡，人材出众。当日闻父亲叫他，一齐上来。嵇仲便将江州贼扰害本州地方的话说了。只见伯奋、仲熊齐声道：“爹爹放心，孩儿就此前去扫尽那班毛贼，为民除害。”嵇仲道：“你们休要鲁莽。我闻知那贼党羽有三十六人，都是江湖亡命之徒，官军几次三番收捕不得。此次我去收捕，须要定个主见。”伯奋道：“那些官军想都是惜命怕死的，自然近他不得。爹爹须知孩儿不怕死。”嵇仲笑道：“只得你一人不怕死济得甚事？也须多寻几个不怕死的来帮你。”仲熊道：“这却不难，凡践土食毛之辈都有良心。爹爹但须亲去割切晓谕，必然召募得来。”嵇仲道：“你二人之言都是，但死士我早已募得也。”二子皆惊喜道：“爹爹怎地募得这般快？”嵇仲道：“便是你说他们都有良心，我此刻一募已得一千人。不但此也，那贼人趋向，我早已探得了。那厮全伙屯在海边，有无数战船停泊，一定是去劫海船客商的。我此刻叫你们来，有密计授你们。”二子道：“爹爹计将安出？”

嵇仲谓伯奋道：“那厮因官军几番奈何他不得，胆子养的大极了。你领壮勇五百人先去掩他，须痛杀一阵，然后退归。那贼必然空群来追。”便谓仲熊道：“你亦领壮勇五百人，带了干柴芦荻悄悄出城，潜至海边。只看你哥哥退时，你便直趋海滨烧那厮的战船。那厮望见火光，知道失利，必然复走转来，你便迎住大战。那时你哥哥在后策应，两下夹攻，贼人必败矣。”二子大喜，登时披挂上马，依了吩咐，分投干事去了。

嵇仲点起四十名民壮为护送，亲到东山上去观战。只见那贼果中其计。那伯奋、仲熊齐奋神威，转战厮杀，分明两只猛虎奔入羊群。阵云中但见两柄锤如流星闪霍，两口刀如惊电奔驰。锤过处尸林排倒，刀落处血雨横飞。前后一千名壮士，呼声振地，杀气冲天，登时那群贼兵扫尽无余。伯奋、仲熊一齐带领壮勇，到东山上前来呈献首级。嵇仲大喜，慰劳壮士，掌得胜鼓回城。

嵇仲到任不及两日，便除了一方巨害，众百姓喜出望外，竟呼嵇仲为“张天神”。嵇仲既除了江贼，海宇清平，山村安乐。嵇仲率真办事，劝农桑，教礼乐，不上半年，那海州顿成为太平世界。

这日忽奉旨调升曹州知府，那班百姓听了此信，无不悲哭。嵇仲起身，众百姓个个攀辕卧辙，明知留不住，只得哀号相送。嵇仲亦潸然泪下，别了百姓上路。深知曹州逼近贼境，朝廷这番升调是重重付托之意，便不敢怠慢，星夜兼程，不日到了曹州。那金成英闻张公到来，大喜，率领众官员至马头迎接。见礼毕，先在官厅上叙坐。嵇仲便问成英曹州形势，成兵便细细的说了一遍。张公一

一领会，便一同进城。嵇仲接了印务，便协同成英修葺^①城池，安抚百姓。

不上数日，忽接到钜野县飞投紧急公文，报知妖人刘信民盘踞麟山，聚众谋逆，现在纠率盗众攻逼县城，官兵不足抵御，求请救援等情。嵇仲接报，便速驾至都监署中，与金成英商议。嵇仲道：“曹州草创未定，城中兵马未可轻调，即将军亦未可轻离，须防梁山贼人乘间而来。弟意满家营附近钜野，弟欲轻车简从，星赴满家营，即调满家营兵剿贼。特未知满家营兵力何如，乞将军指教。”成英道：“满家营防御使叶勇，武艺也好，兵力亦足，相公尽可调用。若欲商议军务，小将有一人奉荐。”嵇仲问是何人，成英道：“此人高尚不仕，以医著名。日前小将收复曹州，偏裨有受伤深重者，延请此人来治。小将与接谈之下，方知此人韬略非常，特以医掩其名耳。”语未毕，嵇仲便道：“所说莫非是徐溶夫么？”成英道：“正是。”嵇仲道：“徐溶夫是小弟同砚友，后闻其隐居高平山，未知确否。今果在此，妙极矣。”便吩咐伯奋、仲熊同金将军保守曹州，自己带了一百名民壮飞速赴钜野。行至中途，闻知钜野已陷，知县曾殉难，提辖张永率兵民巷战，力尽而亡。张公道：“逆匪有如此猖狂！”便吩咐先向高平山进发。

左右报道：“前面不远，已是徐先生府上也。”张公便吩咐民壮等都在溪口等候，自己只带了一个亲随、一名马夫，跨上头口，直到徐溶夫家。原来溶夫姓徐名和，自幼颖悟异常，一目十行。到十五六岁时，就博古通今，凡一切天文、地理、礼乐、术数之书，无不精究，虽未出兵打仗，而战阵攻取之法，了如指掌。只可惜命运不佳，犯着一个贫字，而性情又复清洁，把那些龌龊富贵看不上眼，所以年未四十，遂挈其妻子隐于高平之麓，卖药为生。

一日傍午时节，薄冰初释，溶夫正在门前汲溪水以浇款冬，听得背后马铃响亮。回头看时，只见马上坐着张嵇仲。嵇仲只望着溶夫家门，未曾留心，溶夫早已看得仔细。惟不解其为何经过此地，便叫道：“嵇仲那里去？”张公回头见是溶夫，即忙翻身下马，走到溪边，大笑长揖。溶夫邀入内坐，只见五椽矮屋，三弓隙地，左侧一带荆篱，乃是药圃。嵇仲、溶夫带谈带走，进入内轩，松篁晚翠，爱日^②当轩。

溶夫与嵇仲逊坐，命其二子出来拜见，即命看茶。两人各叙寒温，溶夫方知嵇仲来临是境。溶夫笑道：“仁兄抚临此地，区区小匪，不足论矣。”嵇仲道：“逆匪猖狂如此，小弟身奉简命，惧不胜任，特来求教于仁兄，仁兄何言之易也。”溶夫道：“金将军同来否？”嵇仲道：“小弟托伊镇守府城，不曾同来。”溶夫道：“即此便见吾兄高见。曹州一府，可患者在梁山，不在此区区小贼也。但此贼来踪去

① 修葺(qì, 音气)——修缮。

② 爱日——太阳。

迹，小弟颇传闻一二，谨为吾兄缕陈之，吾兄自知攻取之策矣。”嵇仲道：“愿闻。”

溶夫道：“钜野之民情有二等：城市之民愚而直，乡野之民愚而犷。刘贼之来，不知其所自始，但闻无端竞传有刘天师，神通广大。及询其究竟有何神通，不过扶鸾请圣，咒水治病，及香烟灯光变现人物，占卜休咎而已。那些乡愚竟为其所哄动。彼时小弟闻他如此，便知其不过哄骗财物，并无大志。”张公道：“他哄骗之法若何？”溶夫笑道：“他在麟山顶上起造宫室屋宇，供奉一位神道，唤做甚么多宝天王。他自称天王案下的掌教，却有许多条款，捐勒^①愚民。又刊刻许多教书，有一种名唤《天王度人宝经》，又名《开心钥匙》。弟处却有一本，是他手下信奉的人施送来的。内中造些破空老祖、达空老祖等名色，编成七言，似歌非歌，似诗非诗，句语十分俚鄙。”张公亦笑问道：“书内说些甚么？”溶夫道：“开口闭口，只说一句：凡所有相皆虚妄。因有相皆虚妄，所以有家财者万不可怪吝财帛，必须诚心输献于天王。天王欢喜保佑，现身延年益寿，死后超升天宫。其无家财者，并身子亦当勘破虚妄，须到天王案下舍身，供奉力得之货，并供掌教驱使，天王亦无不欢喜。那贼又有一种约束之法：凡归教者，须在天王案下立有重誓，如有叛教而去者，死后入十八重大地狱，刀山剑树，火蛇铁狗，受苦无穷。又立有醍醐灌顶、鹊巢重会、龙女献珠一切等等名色。——那龙女献珠一项，系室女承当，不问可知矣。”张公听罢，叹道：“不料此地百姓如此愚蒙，竟受其欺。”

说到此际，溶夫的娘子已安排了山中便餐，叫两个儿子搬出来。溶夫见了，猛然记起一个人来，暗想道：“此番我倒好替他图个出身。”便逊嵇仲坐地叙饮，一面吩咐款待张公的从人。张公逊谢入坐，溶夫道：“仁兄扫除匪贼，佐将谅不乏人，未识尚须广募否？”张公道：“如有智勇之士，何嫌其多。吾兄意内有人否？”溶夫道：“小弟动问，正为此耳。弟有一友姓杨，双名腾蛟。往岁在南旺营时，斩贼立功，投云总管麾下。叵耐蔡京不仁，阳遣人迎取入京，而阴于中途谋害。此友知觉，杀死奸党，避居弟处。每日山中采猎，至午而归，此刻好道就回来也。”说未了，只见杨腾蛟肩负鸟枪一杆，挂些野味，欣然而回。溶夫便指着对张公道：“这就是杨敞友。”

张公见了这表人物，大喜，便上前深深一揖。腾蛟撇了鸟枪，慌忙回礼，便问溶夫道：“这位是谁？”溶夫将张公名姓来说了。腾蛟大喜道：“久闻张公名震人寰，不意今日得遇。”扑翻虎躯便拜。张公慌忙答拜。三人入坐同饮，溶夫便

^① 捐(kèn, 音肯(去声))勒——敲诈勒索。

将腾蛟武艺细达，张公道：“得杨兄助我，吾无虑矣。”酒饭毕，张公告扰，三人重复散坐。张公对溶夫道：“得仁兄指教，那刘贼技量一览可知矣，只还有一事委决不下。”溶夫道：“甚事？”张公道：“此番纵兵剿杀，那刘贼固然死有余辜，只可惜这班无知小民亦同遭惨戮耳。”溶夫停思半晌道：“无害也。此地人民胆子最小，闻官军大队剿捕，必然畏避。如其抗命逞凶，则纵兵掩杀，亦万不得已之事也。”张公点头称是，便邀腾蛟同往。腾蛟欣然，便选了那把蘸金大斧，牵出那匹马来，又进内告辞了溶夫的娘子，遂与张公别了溶夫。溶夫偕二子亲送出门。

二人上马出了溪口，众民壮^①迎着，一同起身。众人看见杨腾蛟眉宇轩昂，只道是张知府起早去邀来的一个打手，及问了马夫，又道是药店里请来的一个猎户。须臾到了满家营，那防御使叶勇迎迓。张公进厅坐下，便一面点阅大小将弁，一面差探子往探刘信民行为踪迹。发使乞，张公便问叶勇道：“逆匪徒党几何？”叶勇道：“逆匪党羽有二万余。当其攻县城时，小将深恐本营有失，不敢往救。”杨腾蛟道：“相公放心，贼众虽二万有余，然敢斗之兵闻说不满千余。目下县城失陷，实因城内疏失之故，并非贼兵强盛。”张公道：“且待探子回报，自知真信。”

次日探子回转，禀道：“县城距麟山有四十五里。那刘信民自得城而后，只派了几个人在县里，名为监教将军，却并不懂武艺的。城中只开北门，其余皆紧闭不开。刘信民仍住麟山，将仓库中银两米石均已搬在麟山。这边城中遍贴告示，小的偷揭一张在此。城中大小人家门前都高高的贴一张符，上有天王敕令字样，其符不识得。小的又赶到麟山，山下有许多教匪管路，不能上去。后在一酒店中息足，闻说刘信民有四个勇士，都在麟山保护天王，名为护教将军，都是好本事。”张公听罢笑道：“徐溶夫真料事如神也。”便与腾蛟看那刘信民的告示，只见上写着：

维持法界、统理阴阳、掌管天下水陆财源、多宝如意天王案下掌教大臣刘，谕在城士民知悉：盖闻皈依^②正教者，有福庆之多；信心天王者，赴龙华之会。本掌教奉天王金口亲谕，济度众生，盖以普天之下，共登安乐矣。是以回向天王，救度众生之本愿也。本掌教自开教以来，至于今日矣。且善男信女，岂可不信天王耳。现在奉天王面谕，奉托本掌教，劝化鉅野县尔等士民，回心向善。岂可不信天王，死堕地狱云尔。为此晓谕。限七七四十九日之内，尔百姓陆续赴麟山大殿，亲填名册，老幼男妇家丁年貌，务愿逐一注明。本掌教于圆满之日，代尔等

① 民壮——旧时被征服役的壮丁。

② 皈依(guī, 音归)依——虔诚地信奉佛教或参加其他宗教组织。

回向天王，开脱一身穷苦之罪，加予百年福祿之缘。天王欢喜无量，岂有不生福地之人也乎！岂可不信天王，并携带妻小逃在辽远之遙者，那时天王震怒，使尔等穷苦而死，贬入无间地狱^①，万劫不复人身，悔之而不及耳。切切特喻。

二人看罢，哈哈大笑。腾蛟道：“天下有这等奇事，真是把生灵做儿戏了。可怜钜野百姓如此愚蠢，甘为煽弄。”张公道：“刘贼必非大器，其志我知之矣：得县城而住麟山，胆小也；移仓库而归本寨，贪财也。我等统大军直取县城，必无阻害。其中有几番鏖战者，却在麟山擒贼时耳。”遂传令起满军营兵直抵钜野，竟到北门。最可笑，城门大开，一无防御。张公遂传令入城，叶勇忙禀道：“相公再请斟酌，贼人不守城门，疑有奸计。末将请带兵先入，相公在后策应，不可全军深入重地。”张公微笑道：“将军之言固是，但亦须看敌人之技量耳，何必以疑武侯者而疑刘信民乎！”遂吩咐大队入城。三军呐喊一声，浩浩荡荡，如入无人之境。

张公进了城门，一路在马上鸡犬不闻，只见家家闭户。张公便驻扎在知县衙门，不折一兵，不烦一矢，唾手而得，三军大悦。张公道：“我们来时，不见溃散的百姓，家家闭户，莫非人人躲藏在家。”差人四路查探。不一时，都转来禀道：“百姓果然都在家里。现有几家开门，查问明白，伊等看见大兵入城。吓得要死。那两个监教将军，有人看见从西门爬城而出。百姓人家，无分老小，手执艾香，朝北礼拜，口念‘志心皈命礼多宝如意天尊’，此刻尚在急拜。”张公叹道：“可怜，好忠厚百姓！”便传军中刻字匠刻就数十块印板，赶紧印好告条，差公人大街小巷逐户敲门分给。百姓等战兢兢的接看，只见上写着：

特授曹州府正堂张谕：凡尔居民铺户，照常办事，切勿惊惧，决无干害。特示。

众百姓方知本府到了，渐有几位绅衿^②一齐到县堂上来见本府。张公慰谕一番，便问百姓情形。中有一个做过湖北黄州府黄冈县县丞告老回家的，先禀道：“百姓们不过一时执迷，原非甘心自外皇化。公祖但将科条割切晓谕他们，自然弃邪归正，各安生理了。”又有个一等廩膳生员^③上禀道：“邪说诋^④辞，坏

① 无间地狱——佛教八热地狱之一，即永远受苦、没有喜乐间的地狱。

② 绅衿——有官职或做过官的人。

③ 廩膳生员——旧时在县学入学又领取一定钱粮的生员。

④ 诋(bì, 音壁)——不正。

人心术，混莽胥渐^①，民心波靡^②，而天理民彝^③不可泯灭。公祖但率躬整物，教化有方，庶民自兴起而为善矣。”又有一个捐纳监生，现开信利、信顺、吉亨等铺面的，上禀道：“刘信民假设神道，哄骗财帛，那班百姓甘心将自己血本归销与他，真是呆愚之至。公祖但教他们勤俭营生，自然不为无益之费了。”张公一一称是，便道：“仰众绅士各去劝谕愚民，安居乐业。”众绅士诺诺，一齐退出。那众百姓纷纷乱讲，有的说本府来同刘掌教打仗的，有的说本府来拜会刘老师的，有的说本府也来皈依天王的。渐渐开店者开店，行路者行路，遇见兵丁在路，便抖簌簌的从两岸回避。张公在署。传谕四门严守，一面出示缕细晓谕，一面点齐人马，着杨腾蛟协同叶勇督兵前赴麟山剿贼。

那刘信民在麟山，忽见两个监教喘呼呼逃回山来，刘信民大惊。两个监教把官兵进城的话说了。刘信民呆了半晌，叹口气道：“咳，原来城里的百姓没有福气！”大众听了，都自问有福，个个快活起来。刘信民暗忖道：“官兵既夺了县城，必到此处来寻衅，倒必须要防备一番。”便叫：“请四位护教将军上殿。”刘信民当中坐了，便道：“昨夜五更，本掌教朝拜天王，奉天王面谕：下界官兵，不知罪孽，日内要来冲犯，着尔等护教人等，当心抵御，务要出力。天王欢喜，定将尔等名字注入仙籍，尔等不可怠慢。”

原来那四人，一个姓章，一个姓巴，一个姓计，一个姓陆，都有几斤蛮力，其中姓章的力气最大。当下闻叫他御敌官兵，四人即便同声答应，带领一千教兵赶下山来，恰与官兵遇着。杨腾蛟让叶勇先出。原来叶勇见杨腾蛟草莽新进，与他齐战，心中好不自在，吃腾蛟这一让，便心平气和，欢欢喜喜，提着三尖两刃刀上马出阵。腾蛟不知就里，只道他公事当心而已。叶勇出阵，那对面章匪早提浑铁棍迎住，更无言语，两下便斗。斗到五十余合，不分胜败。腾蛟看那章匪，骨瘦如豺，身体耸直，头不过茶杯大小，圆睁二目，几茎微须，嘴尖耳竖。腾蛟暗想道：“有这种怪人，形同野兽，武艺却也不低。”便挥动蘸金大斧，拍马前助叶勇。那边巴、计、陆三人一齐赶上。那巴匪使一柄九齿钉钯，计匪使一把五股钢叉，陆匪使一面溜金镗，围住腾蛟。

腾蛟一把大斧上护其身，下护其马，看那三人全是蛮力，毫无手法，便留心寻他破绽。战不多时，只见那巴匪性起，举钯向上尽力筑来，不防钯举太高。腾蛟便趋势拦腰一斧，那巴匪上半截身子在地上爬了一转，下半截因脚套在镗里，不曾跌到，吃那马驮回本阵。计、陆二人慌了，手脚愈乱。腾蛟斧起，砍断计

① 混莽胥渐——没于混乱，官风受染。

② 波靡——波动。

③ 民彝——老百姓应遵守的法度。

匪又杆，计匪负命飞逃。腾蛟撇了陆匪，尽力追赶，追到一所竹林，计匪滚下马爬进竹内。

腾蛟追上一斧，将计匪屁股劈为两爿，只见他爬进竹内深处死了。腾蛟正待回马，陆匪已提镔拍马赶到。腾蛟抡斧迎住，斗了二十余合。腾蛟斧背敲开陆匪的镔，便趁势左手抢进陆匪肋下尽力一搂，卷过来夹在怀里，那镔早已丢在一边。陆匪两只空手在腾蛟胸前乱爬乱抓，腾蛟大怒，便把斧照他头颈一剁。陆匪急用手挡，那颗头早已咯碌碌滚下地去，连半个手掌亦坠在地上。腾蛟撇下尸身，望见叶勇兀自与章匪狠命相持，便拍马飞速前去助战。章匪见巴、计、陆三人已死，叶勇又有帮手，心慌手乱，无心恋战，虚迎一棍，逃回本阵。叶勇追赶不及，也只得勒马与腾蛟回阵。

章匪败阵回山。刘信民闻知章匪战败，巴、计、陆三人皆死，吓得魂不附体，面如土色，说不出话来。足有半个时辰，方才到天王像前去捣了一个鬼，出来对章匪说道：“巴、计、陆三人为天王护法尽忠，天王已封他三人为护法天仙，现在如意宝地，快乐无量。天王传谕，叫章某仍领教兵下山搦战。”章匪领命下山。

杨腾蛟正与叶勇商议进攻之策，忽闻教兵又来，腾蛟便欲出阵。叶勇道：“吾兄杀得三个了，这一个让与弟杀罢。”腾蛟道：“昨日弟看那章匪频将那棍挡将军的刀口，是老大破绽。将军若顺势劈去，必然得胜。”叶勇点头，提刀上马出阵。腾蛟亦出阵前。只见叶勇迎住章匪，战了三十回合，那章匪果然用棍挡住叶勇刀口。叶勇便将刀顺着棍子劈去，将章匪左手五指尽行削落。章匪“阿唷”一声，叶勇便不分事由，再起一刀蛮斫，那章匪半个脑盖斜削去。正在将倒未倒之际，叶勇又一刀斜削去那半个脑盖，一个尖头人儿倒在地上。腾蛟挥动全军杀上，那教兵杀死了一半，逃走了一半。腾蛟知麟山无将，便同叶勇杀上山去，顺手捉了一个小匪。小匪乞命，腾蛟就叫他引路。那刘信民还不知章匪已死，直听得喊声逼近山顶，正待观望，腾蛟已到面前。那小匪道：“这个就是掌教。”腾蛟便夹头一斧，不偏不倚，从顶门劈至肾囊，化作两片。众小匪跪满阶前，叶勇正待举刀，腾蛟道：“叶将军请住。”便对众小匪道：“怜尔等无知，不来杀你。从今以后，不可相信邪人。这天王是假的，我劈碎了他，断无灾害。”说罢，举大斧直上殿庭，将天王塑像剥落粉碎。众小匪还在磕头讨饶。腾蛟吩咐放火烧山，与叶勇带领兵马及归降的教匪一同下山回城。

张嵇仲出城迎接慰劳，一同入城。嵇仲就在城中统理事务，镇抚百姓。那班百姓听了嵇仲的言语，无不感化归正，依然安居乐业，尽复良民。嵇仲将收复钜野事具详都省。过了数日，都省选官员下来接理钜野印务。叶勇仍领本部人马回满家营。嵇仲便与杨腾蛟到高平山，辞谢徐溶夫。杨腾蛟便去收拾行李，并辞别得溶夫娘子及其二子。张嵇仲带了原来民壮同杨腾蛟回曹州，金成英等迎接

贺喜。不数日，朝廷恩旨下降：张叔夜加一级候升，叶勇亦加一级，杨腾蛟着实授曹州防御使，徐和着赏给学士，将弁兵丁赏恤照例。张叔夜、杨腾蛟舞蹈谢恩，阖^①城官吏贺喜。不数日，金成英修好城池燉煌，请张公阅视。张公四围巡阅，见杀狗岭新立两座炮台。成英道：“此徐溶夫之所指教也。”张公叹服不已。——曹州城里有了张嵇仲、金成英、杨腾蛟、张伯奋、张仲熊五位大英雄，端的威声远振，贼盗无踪。那梁山自此也不敢覬覦^②曹州。

看官，那梁山既不敢到曹州，他在那里干些甚么？看官不要心慌，待歇一歇力，再来交代下回。

① 阖(hé, 音合)——全。

② 覬覦(jìyú, 音季鱼)——希望得到(不应得到的东西)。

第三十四回

宋公明一月陷三城 陈丽卿单枪刺双虎

却说宋江自蒙阴败回，中途闻董平阵亡之信，便欲攻取曹州。吴用劝回山寨，养息几时，再图报仇。宋江只得依了，同众头领快快回山。林冲自往濮州去了。宋江等归到山寨，方知攻杀董平之将实系金成英，宋江、吴用皆大怒。时张魁伤已愈，在座闻知此事，亦大怒道：“不料这厮如此昧良。”吴用猛然记起那日在曹州南门外，与张魁论朋友之事，便对张魁道：“成英那厮且休论他，你那日说有贵友真大义，你说要写信去致他来聚义，此信去否？”张魁道：“未奉公明哥哥将令，是以不曾发信。”吴用道：“张兄弟怎地这般大意，万一真贵友也被那班官府罗致了去，也来与俺山寨作对，怎好？”张魁道：“这友情性质直，不似那成英交情反复，军师可以放心，小弟就写信去叫他。”

不数日，闻知郭盛、焦挺二位头领均在济南府被害，宋江失声恸哭，恨陈希真、金成英十分刺骨。众头领无不忿怒。不上一月，戴宗自东京回来，方知天子竟准陈希真受招安，蔡京托童贯谏阻不得。据蔡京说，还亏童贯善辞，所以天子不加十分褒封。宋江、吴用惊得面如土色，面面相觑半晌。戴宗又道：“蔡京又说，总为郭盛一案，触动天怒，所以我们这边十分触眼，转显得陈希真那边十分凑趣。”宋江听了，登时手足冰冷，两眼上插，晕厥了去。众人急忙唤醒。

宋江一口气叹转来，又是半晌，看着吴用道：“陈希真这贼道，遣其女儿刺杀天使，绝我受招安之路，他自己倒先去受招安。”吴用道：“兄长且去房内将息。”吩咐众人休要进来惊扰，自己随宋江进了房中。宋江道：“这便怎好？陈希真同云天彪联合攻我，吾无命矣。”吴用道：“小弟倒有一计。”宋江惊喜道：“何计？”吴用道：“再托蔡京撺掇赵头儿叫陈希真进京引见，中途刺杀了他，重重许他还梁世杰的心愿。”宋江道：“济得甚事！陈希真不比等闲，蔡京手下有甚能干人，如何刺得杀他？你不记得那年托蔡京谋刺杨腾蛟的事，兀自一场空。”吴用道：“就教他照那年杨腾蛟的事，伤的是蔡京手下人，与我无涉。陈希真若闯出这场祸来，终受不得招安了。”宋江道：“终不济事。希真不受招安，难道他归不得狼臂寨？他仍旧暗联云天彪来攻我，我仍不得解忧。”吴用附着宋江耳朵道：“兄长何须心焦，只消通同了蔡京如此如此，管取这贼道性命到手。”宋江大喜道：“军师真是妙计。这贼道无故心神反复，要受招安，想是他大命将到也，军师既有如此妙计，我无虑矣，且缓缓图之。”便与吴用出厅，同卢俊义重复操演人马，整顿旗甲。

那清真山已被云天彪攻过两次，宋江那里还敢去救。第二次实在免不过

意，差杨雄、石秀领二千人马到绕云山驻扎，分明是羁留马元之心。幸喜云天彪兵又退了，杨雄、石秀亦收兵而回。宋江、吴用在梁山泊足足休养了四个月，依然人强马壮，骁勇非常。

一日，宋江在忠义堂与众头商议兴兵之策。宋江开口道：“清真山必为云天彪所得，去年军师议取蒙阴，以为呼应救援之地，奈被陈希真这厮搅坏了局。今我兵休养已久，我意仍欲袭取蒙阴，军师以为何如？”吴用道：“欲救清真，自然必取蒙阴。但召村最为负固，我得蒙阴，而卧榻之下有此阻梗，终非良策。”宋江道：“既如此，何不设计先并了召村？”吴用道：“且慢。我兵屡过汶河，小弟看那汶河上莱芜城楼堞十分残缺。我等屡过他境上，从不去滋扰他，况近来自蒙阴失利而归，他必不疑我复兴。据小弟之意，此番兴兵，不如先袭取了莱芜，再定行止。”宋江称是。当日计议已定，便点鲁达、武松、杨雄、石秀、李俊、张横、欧鹏、邓飞八员头领，四千人马，宋江、吴用亲自督领，一同向莱芜进发。一路浩浩荡荡，竟无阻碍，渡河登岸，事事顺利。

不数日，将到莱芜县，离城一百二十里下寨。时值仲春之杪，宋江未下寨时，早已蒙蒙细雨，镇日不止；及至安寨，雨势渐大，接连三日，宋江营帐器械、粮米柴草都淋漓透湿。宋江心焦，与吴用着了雨衣出营观看。只见四面山头云岚密罩，无数垂杨绿竹颠倒是烟雨之中。宋江道：“看这雨势，兀自十日不得了，如何是好？”吴用看那山头飞瀑，穿落重林，新涨横流，猛然心生一计。便回营教探子冒雨前去，往探莱芜城水寨开否。到了次日，探子回报，称：“新涨水大，各城门水寨齐开。”吴用便请宋江传令，拔寨冒雨前进。行了一日，去莱芜城只得三十里，前面探报城内已知了风声，城门已闭。吴用道：“我们屯兵三日，自然吃他得知，我们只顾进兵。”便派李俊、张横带领水军六百名从水寨入城；派杨雄、石秀带领一千二百名人马，马蹄、人脚俱裹了草鞋，飞速前去攻城。

莱芜城上军士见贼兵到来，当心抵御，灰瓶遇雨全无用处，只得把那滚石流矢顺着骤雨之势，飞蝗也似下来。不提防李俊、张横六百名水军已由水寨杀入。李俊引水军四百名由马道登城；张横领水军二百名，斩开城门。杨雄、石秀见了，便催军马速进。大雨之中，城上军士都濯得眼不能开，头不能仰，怎当得李俊、张横一千水军，水底习惯，眼明手快，霎时间杀得城上纷乱，城门大开，梁山兵一齐拥入，县城顿破。宋江、吴用都进了城，将文武官员一齐杀尽，一面出榜安民，一面盘查仓库。

宋江顷刻得了一县，喜不自胜，便与吴用在县衙安息。次日就在县堂上摆

设庆贺筵席，犒赏喽啰。看那雨势更大，宋江便有得陇望蜀^①之意，对吴用道：“军师真是神算。今番雨尚未止，想是天意佑我，我们兵马并未劳顿，新泰县与此毗邻，过此即是蒙阴，我想何不就用此法去攻新泰。”吴用道：“也可使得。”庆赏已毕，又是一日，宋江命杨雄、石秀领二千人马镇守莱芜，一面差人到山寨教卢俊义添派兵将前来，以备攻袭蒙阴之用。

宋江、吴用、鲁达、武松、李俊、张横、欧鹏、邓飞带领二千人马起程。只见雨势渐小，到得新泰，雨已住点。只见湿云如幕，狂风怒号，摆得千林空翠飞舞。吴用教李俊、张横、欧鹏、邓飞照依莱芜之事前攻城，这里鲁达、武松协同镇守中营。不移时，只见李俊、张横转来道：“不济事了。”宋江急问何故，李俊道：“莱芜城破，新泰已得信息，现已紧闭各门，就是水寨也有准备，不能混入，请令定夺。”宋江踌躇无计。吴用道：“无害也。合新泰一城兵力也看得见，没有内应也攻得破。即使攻不破，我等收兵而回，莱芜依然无恙。此时进退之权在我，我何患而不攻。”便传令攻城。城上把守严密，接连攻了三日，不能取胜，宋江这边也损折些人马。

宋江同吴用商议进退之策。只见天色晴雯，风势愈大，吴用道：“有了。近日积雨新霁，那厮必不疑我用火攻，我倒想得一火攻之法。”便传令军匠立时削齐粗竹箭一万枝，箭上都涂了松香、桐油、硫黄、焰硝之类，摆齐神臂弓百余架。一声令下，军士呐喊，那一万枝油箭登时将敌楼射得同刺鼠儿一般，随后火箭亦到。那守城军士情知火攻，传取水龙不及，狂风之中，火势怒发，登时那所城楼已变了一座火焰山。吴用见城上已乱，便传令云梯兵飞上。十余架云梯一哄而上，登时梁山兵已满在城墙上。杀散官兵，下城夺门，文武各官均被刺死，杀坏兵民不计其数。城门大开，宋江、吴用统领全军进城，照依莱芜章程办理。

宋江连得二城，欢喜非常，便对吴用道：“一不做二不休，此城即交与欧鹏、邓飞镇守，我等大军再攻蒙阴。”吴用道：“且慢，我们且把莱芜、新泰两处脚跟立定了再商。况且山寨新派兵将计日可到，那时再取蒙阴未为晚也。”宋江依允了，又道：“若兼有三城，联络呼应，不特云天彪不能攻取清真，即我联接清真，剪除云天彪，亦易为力矣。”遂大开庆贺筵席，开怀畅饮。又与吴用阅视两县城池燉煌，商议修葺。

这信早已恼动了召村英雄。召忻便差人飞报蒙阴县内，赶紧准备；一面教高梁致书陈丽卿借兵；一面点齐乡勇，选好军器，个个磨拳擦掌，等待梁山贼兵到来厮杀。

① 得陇望蜀——比喻贪得无厌。